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卷三十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偶一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钗。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後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饌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當時之門。恐有入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一百二十卷
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 曹霑 撰 清 高鶚 繢 清
護花主人 評 清 大某山民
加評

書名
撰寫者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卷三十五
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雙紅堂·小說 55
D865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自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由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句男空落筆似爲
小説所無
將真事隱去而借
靈云云可知此事
竟空中樓閣不過
其真事耳。當如是
或有所忌諱耶。况
云憑空結撰吾不如
有如許真事。明云
歷過一切也。詳此
語况如許真事。明
云歷過一切也。詳此
語

黛玉與寶玉處處不避嫌疑。密語私言。寶釵與寶玉往往正言相勸。毫無穢狎。二人舉動不同。鍾情無異。襲人雖心欽寶釵。而于防閑之處。仍相並提及。不分輕重。立言得體。

黛玉題詩潛泣。寶釵勸兄氣哭。一是情不自禁。一是情由人激。然總是因寶玉一人而起。

黛玉笑寶釵之哭。卻忘了自己眼腫。可謂恕己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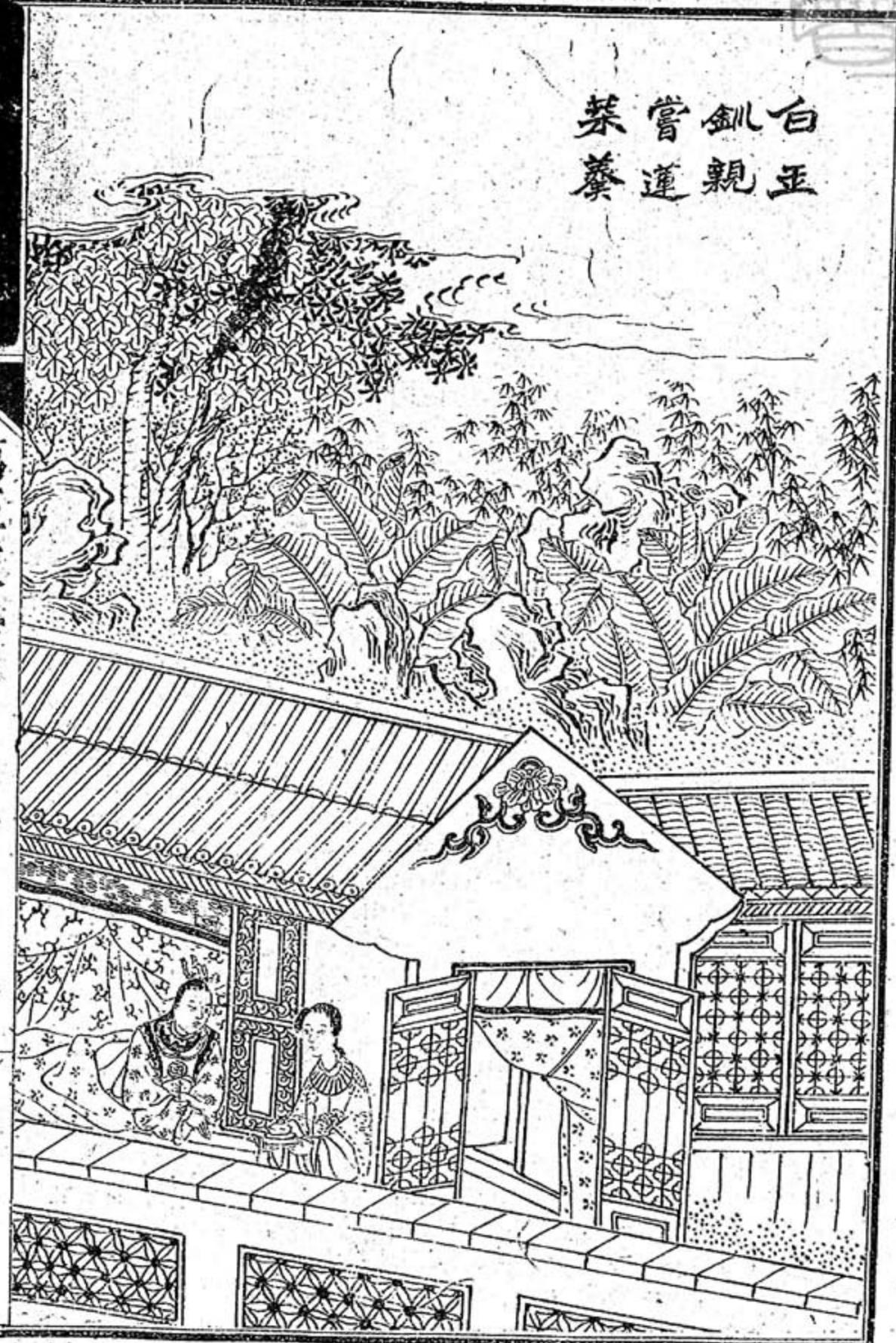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襲人欲寶玉搬出園外住。卻是先說林姑娘。次說寶姑娘。一倒置而軒輊已分。正是妙處不在多也。

前揭襲人之隱者。有李嬌嬌。今揭寶釵之隱者。有薛蟠。前後相映成文。

此回仍是王子年夏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三十四終



以上寶釵勸哥哥爲
一節直誅鳳姐之心宜乎
妙從黛玉眼中看
出是文章結構法
今日怡紅院中真覺
禁闈其所少者妹妹
此一淚卻不是爲寶
玉而出院情事俱在
人耳
後文補出
因見寶釵亦進院去
而胸中憤憤借題發
之也

以上寶釵勸哥哥爲
一節直誅鳳姐之心宜乎
妙從黛玉眼中看
出是文章結構法
今日怡紅院中真覺
禁闈其所少者妹妹
此一淚卻不是爲寶
玉而出院情事俱在
人耳
後文補出
因見寶釵亦進院去
而胸中憤憤借題發
之也

增評補圖大觀
錄卷三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賴川大某山民加評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尅薄他。因記掛著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裏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卻向怡紅院內望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裏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緣故。一面猜疑。一面擡頭再看時。只見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媽。等人都進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倒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麼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裏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

點醒時令



看許多起人入怡紅院自然站了半日寫出怯小姐身分體爲瀟湘館竹景出力一寫明人觸景傷情

瀟湘館之鷓鴣此處始見

爲瀟湘館鷄鴣亦出力一寫其出力寫竹與鷄鴣者皆出力寫黛玉也黛玉牡丹也竹與鷄鴣綠葉也牡丹雖好全憑綠葉扶持

畫也畫不出來真正

以上插入黛玉嘵起題寫調鷄鴣爲一節

寫出一種懷愛光景

薛大爺真是一次寶釵此等搶白語於寶釵書中真是一次寶釵

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痠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鶯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嬸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嬸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裏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鵡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扇了我一頭灰那鸚鵡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鴈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鵡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難爲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鉤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簟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鵡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洗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道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路上撞著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的哭聽如此話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擡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裏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從那裏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天天操心媽媽爲我生氣還猶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爲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

文見

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裏說著眼睛裏禁不住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弔起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殼了。這會子又招著媽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來。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大有用處。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著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裏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裏外迴廊上許多的了頭老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裏。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也有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裏答應著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可謂愛之至}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這模子是誰收著呢。因回頭分付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聽說。又想了一想。我記得也交上來了。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裏。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會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瞧。原來是個小匣子。裏面裝著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什麼用的。鳳姐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裏曉得。這是去年備膳。他們想的個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麪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分付廚房裏立刻擎幾隻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緣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

不。想這倒吃那有後
一段好文字

付銀模子想見賈府
排湯

薛姨媽亦是巨富
蘭家今此等語出諸
其口可知賈府奢侈
之至矣

一湯也而費幾隻雞
其他可知

雖是謠語其實直誅
其謠

二奶奶破鉢了

明筆中復將王夫人
性情一寫

又將李紈性情一寫
都是閑中筆墨
老太太何曾說林妹妹
可疼都是一想情願之說

買母之語意寶子頭
已非一日矣

憐神

你的肉倒不酸
你的

買母之語意寶子頭
於此等處寫出真有
更才

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託賴著連我也嘗個新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擎著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得起。便回頭分付婦人說給廚房裏只管好生添補著做了。在我帳上領銀子。婆子答應著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畱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裏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的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姐嘴乖。怎麼怨的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裏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姐妹們不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裏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姐妹們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裏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了。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著罷。把了頭。們囑付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了頭。弄了出來。咱们吃。薛姨媽道。老太太也會嘔他的。時常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你倒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眾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裏也掌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內。你和他說。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繩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著。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繩子。可得閒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尙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裏閒的了。頭很多著呢。

爲後文編柳葉籃等
事伏根。如何雲妹妹竟不來
看哥哥想是比寶黛二人隔一層的

薛姨娘也沒臉見人

只一吃飯寫得禮文
偏要使玉釧兒送去
偏是王夫人使他送
去真得史家文例
二釧爽又弱一個
海心則籌思續命荷
葉湯之送舍妹其笑
謂至

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閒著淘氣，大家說著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招鳳仙花兒，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的腿痠，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了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婆娘了頭，忙著打簾子，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裏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上坐下了，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裏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忙往外傳了。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眾人也不著意，吃了少頃飯，至眾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筋，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繩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著。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個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裏，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卻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怎麼來的？」撞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小杌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金釧兒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了。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鶯兒出來，到外邊房裏去吃茶。說話去了。這裏麝月等預備了碗筍來，伺候吃飯兒。寶玉只是不肯吃，便問玉

偏要使玉釧兒送去
偏是王夫人使他送
去真得史家文例
二釧爽又弱一個
海心則籌思續命荷
葉湯之送舍妹其笑
謂至

或曰玉釧坐而鶯兒
和寶玉頑笑第一個
家之例

不敢坐者何也玉釧
婢也故禮節有差等
文有次第

寫得好
此亦半日彼亦半日
俱見傳神
玉釧兒因同體之情深致同夢之情淺令德譜姊前人應愧後人

人非草木兀的不心
動也麼生氣語
眞真是二爺脾氣略
有了好面孔便一步進來

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

何消說得
如聞其聲
寶二爺也會作乖
無微不至綴是多情
入語氣
冥道無情卻有情

的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因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不會餒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餒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耽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床來硬撐起來禁不住嘎唧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耐不住起身說道踢下去罷那世裏造下了業這會子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撲嗤的一聲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裏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著催寶玉呷了兩口湯寶

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樣不好吃什麼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嘗一嘗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嘗了一口便說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嬪嬪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嬪嬪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裏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蠱婦的今日卻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秋芳也是個閨瓊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目未親覩然遷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耽誤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標梅已愈期矣同日桃夭吉也尚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

忽然猶此一節筆意
橫絕
敘明常走動之故
也有使和
自見
有意無意之間深情

襄傳秋芳名未見面
之相思更切越願吳娃莫多益善
是年寶玉方十五歲
斷不能與二十三歲女子作配傳始自炫亦屬無謂

筆筆跳筆筆脫卻又
能形容得淋漓盡致何
筆妙乃爾

自己燙手問別人疼

不疼多情人別有痛

漫非門外漢所知

興奮著一瓣癢

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曾燙著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

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廝鬧了手裏端著湯卻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

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

慌的了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裏

了疼不疼玉釧兒和眾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

覺自己燙了眾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

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

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像貌好裏頭糊

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獸氣他自己燙了手倒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

獸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裏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眞的有些獸

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

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裏看見了魚就和魚

兒說話見了明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咷咷嚶嚶的且一點剛性也

文

以上補寫寶釵與誰
家婆子爲一節文字

以下入爲兒打錯正

就忘了你一句與上
文對錯
跌的去了送人的送人了解
自然要添補兩件

說顏色花樣處無一
筆不細刻

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綫頭都是好的遭踢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繩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爲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著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裏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色配桃紅寶玉道這纔姣豔再要雅淡之中帶些鶯兒道葱綠柳黃我是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掣了綫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

鶯兒是年十六歲。卻比寶玉大一歲。

鶯兒姓黃，名金鶯。

少不得是你跟來了。

此等筆法真微妙，極地妙在只是口頭譜也。尚鶯兒咄咄不休愛中帶惜似與姑娘無意，詎知有福之主即是在區區。

鶯兒未竟其說，我至今恨之。

打絡子時寶釵惜在玉可見蓮意綴搭。

打絡子時寶釵惜在玉可見蓮意綴搭。

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裏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綫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裏說起。正經快吃了飯來。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了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裏打著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字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個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算疼你了。到明日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道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姣腔婉轉語笑如癡。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裏好？姐姐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聽見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固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裏去瞧。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

打絡子時寶釵惜在玉可見蓮意綴搭。

以上將打絡子一節
又插入邢夫人一邊
便不冷落

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用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綫擎來。配著黑珠兒綫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綫。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來。還不叫我過去叩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擎綫說畢。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擎金綫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心。太太著實記掛。鶯兒也會笑落人。

賈告道。分作四回起至此。
打鐵入園後寫寶玉共被。
之只可寫節事。玉精節事至。
一回兩回俱寫寶玉至。

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纔那菓子擎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因晚間受薛蟠委曲。又記掛母兄。所以早起。黛玉起得更早。是專想寶玉。又不好進院。獨立花陰之下。其千思萬想。一夜無眠。如畫紙上。

鶯鵠念詩。獨念哭花二句。可見黛玉無日不哭。無日不念哭花詩。又先引西廂二句。以襯哭花詩。文章既前後映照。而黛玉之癡情。亦描寫透澈。

自寶釵來至家中。至薛蟠方出去。句止一段文字。是補寫寶釵早起回家後情事。以了結昨晚薛蟠胡鬧一節。

蓮葉羹。梅花絡。引出三十七回海棠社。菊花題。

寶玉想讚黛玉。賈母偏讚寶釵。更見賈母久已屬意寶釵。

玉釧金鶯。亦是關照金玉良緣。

夾寫傅秋芳一段。形容寶玉癡狀。

大某山民評曰
鶯兒正要說寶釵好處。卻被寶釵走來沖斷。藏蓄大有意味。
鶯兒正打梅花絡。寶釵忽叫打玉絡。又用金綫配搭。金與玉已相貼。不離黛玉綫穗。已經剪斷。寶釵綫絡。從此結成。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閒事。

